

北國周末

迪赛制药 荣誉设立 (200万元) 迪赛 (河山胸腺肽) 细胞免疫 防病治病

黄万里, 1911年出生于上海, 父亲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1932年, 黄万里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铁路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后, 他在江抗铁路工地上给工程师当助手。然而就在这时候, 中国南北大地上发生了两次大洪水: 一次是1931年长江洪水泛滥, 仅湖北云蒙一县, 就有七万人被洪水冲走; 另一次是1933年黄河发生特大水灾, 大堤决口十几处, 人财物损失惨重……

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道理, 三门峡修建拦河大坝, 泥沙会在水库上游淤积, 会使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 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会议开了十天, 黄万里认真地争辩了七天, 未果。到最后, 竟然成了对他的批判会, 但他依旧没有计较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接着, 他又在《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上将他的观点作了全面陈述。这位在香港曾掩护过地下党的爱国知识分子直接批评了一些“老治黄”专家的一味捧场, 不说真话是有悖于中华民族性格

一点与众多有卓识的中方水利专家达成了共识。修三门峡水电站, 得留有六个排水洞, 以利于排沙。但是, 负责三门峡水电站设计、施工的苏联专家不同意。三门峡工程于1957年4月动工, 1960年9月建成。



黄万里

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说“不”

文/李志伟

1934年元旦, 黄万里赴美留学, 广求于美国各著名大学, 并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1937年, 抗战开始前夕, 二十六岁的黄万里学成归来。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和北洋大学随即邀请他前往任教, 但都被他一概拒绝了。理由是, 自己考取的是官费留学生, 花了老百姓的钱, 现在最紧要的是亲身参与中国的水利事业, 不欠黎民百姓的钱。

的懦弱表现。同时, 他预言: 若在三门峡修水库, 黄河潼关以上河段将淤积, 并不断向上游发展, 黄河下游的灾情将移往上游。特别是渭河, 那里的老百姓将像下游的百姓一样, 整日顶着架在他们头顶上不断增高的河床, 一旦有一日老天发怒, 黄河会将他们全部淹没。

1960年起, 潼关以上黄、渭河大淤。这个大淤是许多人事先预料到的。正所谓“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这一行, 使大坝在第二年淤沙达十六亿吨, 也使黄、渭之水壅高, 到1964年11月, 三门峡库区共淤积泥沙五十万吨, 黄河回水大有逼近西安之态势。同时泥沙横向冲击, 两岸农田淹没八十万亩, 一个县城被迫搬迁。

第三年潼关段河床淤高四米六米, 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 渭河航运窒息, 渭河平原, 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上升, 致使大量土地盐碱化。更为危险的是黄河水位提升, 当时的水位高出潼关城两米多, 西安城一米多。

1925年学成归国的土木工程专家、三门峡工程施工期间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张含英先生, 在1982年曾真诚地说: “我对三门峡工程, 是应负一定责任的。”

2001年8月20日, 是黄万里九十岁生日, 清华大学水利系为病重的黄万里举行了庆祝活动。他的女儿说: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政治条件适合的时候, 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适合的时候, 他讲真话。对他不利的时候, 他还讲真话。”

于是, 黄万里来到了四川, 成为四川省水利局的一名工程师, 继任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 开始了长江上游干支流之间的行走。1938年至1943年, 他和部下先后六次考察长江, 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江河两岸走了三千公里, 训练了四十多名工程师, 同时, 也得到了第一手水文资料。

黄万里先生还在清华大学主办的《新清华》上发表一篇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花丛小语》, 刊登在《新清华》第一二二期上。其大意是: 田方生在花园里吟咏自己填的词“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老友甄无咎、贾有道来说起路面翻浆, 不通公共汽车等事, 大骂了一通。两人看了田方生填的词后, 无咎首先慷慨陈辞: “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 后半段简直是歌德的诗意的反映, 反映文人的无耻。”

1964年春, 黄万里写信给董必武副主席, 陈述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不久, 水利部要求他赶写一份《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与方法》的报告, 其方法要求开洞、排沙, 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

三门峡大坝下面的泄水洞被炸开了。但是, 淤在潼关以上河槽内的泥沙依然如故。人们误以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后的三门峡从此安然了, 冲淤也可以从此平衡了。黄万里说, 这么做的后果, 犹如一个患了急性肝炎的患者, 不作有效治疗, 等着转化成慢性肝炎, 甚至肝硬化。

2000年4月, 黄万里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写道: “现在潼关已淤高五米, 渭河三米, 移民达上十万人。”

8月27日下午3时零5分, 九十高龄的黄万里先生在清华大学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里溘然长逝, 告别了他一生关注的长江和黄河……

全国解放以后, 黄万里和众多学者一道来到清华, 也和众多清华学者一样, 从心理或是从学识上做好准备, 决心大干一场, 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建起一座座属于他们的也属于国家的丰碑。

黄万里文中说: “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 除去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有些意见外, 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 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 竟不需人民的监督。企图掩盖一切, 但求表面统一, 就是现代体制的特点。”

他的建议未得到答复, 因为他建议黄河采用输沙的方法与当权者的观点有着原则的分歧。他主张把泥沙彻底输出水外, 以抢救渭河南岸; 而当权者的主张是部分拦沙于上游, 减轻下游河床淤高的压力, 但是, 他们也怕泥沙连续淤积水库内, 而后抬高上游河床……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无法避免。1964年度, 中央决定在黄河三门峡段两岸凿挖两条隧洞, 铺设四条管道, 泄洪排沙。同时, 将八台发电机组中的四台炸掉, 剩余的四台每台机组发电量为五万千瓦, 只是原设计发电量一百二

1971年, 年已花甲且带着右派帽子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的黄万里, 因劳累过度昏倒在田头, 醒来后, 想起自己奔波万里, 治理黄河的著述和宏愿将付诸东流, 不免感伤, 写下《梦吟绝笔》咏怀: 一死明知素志空, 九州行水失新翁。但教莫绝广陵散, 枉费当年劳苦工。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于1960年9月建成之日, 潼关以上, 黄河渭河大淤, 第二年, 大坝的设计三门峡已淤高五米, 渭河淤高四米, 渭水入黄河口形成拦门沙, 八百里秦川直接受累, 更为危险的是, 黄河水位提升, 当时的水位已高出潼关城两米多, 西安城一米高。2000年, 潼关黄河已淤高五米, 渭河淤高三米, 移民达七十万。到得2003年, 渭河发水而成大灾, 成灾人口五十四万, 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三亿元! 现在渭河的情况如何, 且看一班: 西安市临潼区油槐镇在渭河北岸, 渭河穿其境者二十三里。镇上的负责同志说, 去年秋大汛, 洪水逼上防护大堤, 油槐人民抗洪堤数天! 大汛过后, 更令人惊心。千万年来形成的四五里宽的河床, 短短几十年间被淤平了。现在站在大堤上看, 堤内的河床已高出堤外, 渭河已穿堤为患。



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先生

三门峡水库祸害陕西 人大代表心里话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陕西的61名代表, 将建议三门峡水库立即停止蓄水发电, 作为重点议案提出。两会陕西代表团的代表, 如此不约而同就一个议题提出议案, 这在陕西省参加全国两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就此, 记者电话采访了几位人大代表。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陕西代表团代表联名提案 “三门峡库区防洪”被确定立案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陕西代表团的61名代表, 联名提出议案: 《关于请求国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解决陕西三门峡库区防洪问题的议案》, 已被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立案。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已经是不像水库, 电站不像电站了。三门峡大坝下面的泄水洞被炸开了。但是, 淤在潼关以上河槽内的泥沙依然如故。人们误以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后的三门峡从此安然了, 冲淤也可以从此平衡了。黄万里说, 这么做的后果, 犹如一个患了急性肝炎的患者, 不作有效治疗, 等着转化成慢性肝炎, 甚至肝硬化。

且看一士之谔谔 杨乾坤 三门峡“祸首”不除, 潼关以上, 渭河黄河水患将益深。痛定思痛, 痛何如哉! 痛仍在加 论语

这笔“学费”付得太昂贵

三门峡的尴尬不再重演。意大利曾有一座为汲取工程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碑, 即瓦依昂水坝。这座造型优美、总容量为1.69亿立方米的坝1960年开始蓄水, 但因为它发生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水